

小野不由美

残穉

ざんえ

曹逸冰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小野不由美

残  
秽 ざんえ

曹逸冰 译

南海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秽 / (日) 小野不由美著; 曹逸冰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7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442-7166-0

I. ①残… II. ①小…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635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4-027

ZAN-E by Fuyumi Ono  
Copyright © Fuyumi Ono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CANHUI

残 秽

---

作 者 [日]小野不由美  
译 者 曹逸冰  
责任编辑 梁晓亮 梁 伟  
特约编辑 读客吴涛 读客张晓莹  
组稿编辑 曾科文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 (出版) 65350227 (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3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166-0  
定 价 36.00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开端

二〇〇一年末，我收到一封信。这封信，便是一切的开端。

我是个作家，靠写小说为生。最近虽然会写些专门面向成年人的小说，但我是从少女小说起步的，写得最多的是所谓的“轻小说”。对了，我还为面向小学生与初中生的××文库写过一套恐怖小说。

那个文库规定，作者必须在作品最后写一篇“后记”。说白了，就是增进作者跟读者的交流，尽可能让读者对作者产生亲切感。对我而言，写后记是一项莫大的考验。当时我在后记中呼吁：如果大家手头有恐怖故事的素材，请一定写信告诉我。那已是距今二十多年的事了。

当年的那套小说已从书店货架上消失许久。而且在书出版之后，我找准机会请出版社的编辑把那篇极不像话的后记删除了，所以只有最旧的版本才能读到。即便如此，现在依然会有读者来

信，回应我在二十多年前发出的呼吁。

年末收到的信便是其中之一。一位读者买到一套旧版的文库本，看到我写的后记之后，她便将自己经历过的怪事告诉了我。

写信来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为方便起见，请允许我在本文中称呼她为久保女士。她是东京某编辑公司的记者，当时她刚搬进一间位于东京近郊的公寓。

久保女士称，她的新家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久保女士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正式搬入新居。进入十二月后，她才把公寓收拾干净。好不容易习惯了新家的生活，她开始把没做完的工作带回家慢慢对付。她说，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第一次听到了那种“声音”。

回家工作，总免不了熬到深夜。听到声音的那天也不例外。当时她正在客厅的工作台上埋头写稿。她得对着电脑，听写磁带里的对话录音，再将对话整理成格式工整的稿件。就在这时，她忽然听见背后传来一声细小的声响——唰。

干干的，像是某种东西擦过榻榻米表面的声音。

久保女士回头看去。她背后是一间日式房间，是她的卧室。卧室与客厅由两扇移门隔开，她平时从不会把门拉上。她工作的时候习惯背对卧室。

那是什么声音啊？她坐在椅子上，盯着卧室观察了一会儿，但没有看见任何可能发出声音的东西。她心想，肯定是听错了。

于是便转身继续干活。不料片刻后，她又听见了那种声音。

唰。轻轻的响声。很久以前，人们会用扫帚打扫房间，而久保女士听到神秘响声后最先联想到的就是“用扫帚扫榻榻米的声音”，与手掌轻轻抚过榻榻米表面的声音也有几分相似。

问题是，久保女士家中并没有别人。日式房间里空无一人，怎么可能会有动静呢？她回头看了半天，却没能搞清声音的来源，只能确定声音的确是从卧室里传来的。

她感到十分不可思议，但并没有多想。因为她觉得家里本就会有各种声音。毕竟她住的是公寓楼，别人家的声音也许会通过意想不到的形式传过来。

不过打那以后，她常会在工作时听到同样的响声。就算回头仔细看，也看不到任何会发出声音的东西。如果一直盯着卧室，那种声音就不会出现。但只要她背对卧室工作，不一会儿便会听见“唰，唰，唰”的轻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榻榻米上左右往返，来回移动。

“就像是有人偷偷为我打扫卫生一样。”久保女士如是说。

那声音不仅细小，节奏也十分缓慢，好似拿着扫帚慵懒扫地时发出的响声。而且扫的地方从不改变，一直是那个位置。

在一片漆黑的日式房间里，有个不应该存在的人拿着扫帚，无力地扫着地……久保女士不禁想象出了这么一幅画面，顿时感到毛骨悚然。

不可能！屋里肯定有什么会发出声音的东西。久保女士对房

间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但卧室里并没有能发声的玩意儿。为确保万无一失，她还翻找了客厅、厨房、洗面台与浴室，连厕所角落都没放过，可依然没找到能发出“扫榻榻米的声音”的东西。最奇怪的是，她盯着卧室看的时候不会听到声音。所以她心想，那不会是什么“灵异”的声音吧？

她决定做个实验：让卧室的灯一直亮着。如此一来，她干活的时候就能通过电脑屏幕看到卧室的倒影了。她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在听到响声时看到些什么。令人泄气的是，当她盯着倒影看的时候，声音绝不会响起。等听见声音后再看电脑屏幕，声音立即停歇了。

那种声音非常轻，随便播放一点音乐就能盖住。她曾尝试说服自己，这声音没什么大不了的，干脆无视好了。可声音总会趁着乐曲的间隙飘进耳中，在她脑中挥之不去。于是她会不由自主地竖起耳朵，试图捕捉声音的踪迹。

无论听几遍，那都是“扫榻榻米”的声音。也有点像抚摸榻榻米、用脚蹭着榻榻米走路、在榻榻米上拖动东西的声音。可要说走路，声音的间隔未免稍长。节奏也非常稳定，跟抚摸榻榻米的感觉不太一样。她听见的声音带有循环往复的机械性。

果然还是有人拿着扫帚轻轻扫地的感觉。

那应该是个女人，厌倦了人生，心中空虚惆怅。她在昏暗的房间里扫着地，心早已飘到了别处，才机械性地摆动着扫帚，脑中其他的思绪所占据。



“我满脑子都是这种想象，”久保女士苦笑道，“可这年头谁还会用扫帚扫地啊。我都不知道这联想是从哪儿来的，但总也无法摆脱那画面：被人生击溃的中年妇女，弯着腰，就那么扫啊，扫啊……”

那个女人总是扫着同一个地方，颇有些扭曲与病态。

“就是这样，”久保女士说道，“基本上是我胡思乱想出来的，可我被自己的这番想象吓得不轻。”

她知道自己在胡思乱想，但又久久无法释怀。于是她便对着那间卧室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居然出现了两个小光球。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鬼火”？据说鬼火是灵异的能量，是灵魂发光时产生的现象。能拍到这种东西，是不是意味着卧室里真有什么东西？

久保女士把那张照片寄给了我。日式房间，里面有一张很低的床，枕边的小架子大概是用来当床头柜的吧。架子上方浮着两个白色光球，一大一小。小球呈显眼的白色，大球的颜色则要暗一些。

从照片的亮度看，应该是晚上打闪光灯拍摄的，光球八成是屋里的灰尘反射灯光所致。所谓的“鬼火”，基本上只是尘埃或水滴。我在回信中感谢了她提供的线索，同时也阐述了我的观点。

我很喜欢写恐怖小说，但苦于缺少“灵感”。我本人对幽灵

和灵异现象持怀疑态度，因为我既没有亲眼见过，也不是“通灵”的体质。当然，我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它们。但在无条件相信之前，我会不由自主地从更合理的角度去解释那些现象。

读到这么理性的回复，她会不会不开心呀？没过多久，我便收到了她的回信：“什么嘛，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她并不特别纠结这件事。她在信中兴高采烈地写道：“太好了，这样我就不用考虑搬家的事儿了。”但她也提到，家里的那种响声仍旧存在。她已经渐渐习惯，不会成天提心吊胆了，可有时也会满腹狐疑地琢磨，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我在回信中写道：既然你感觉那是“往复来回”的声音，那它的节奏应该是“强、弱、强、弱”吧？我听说换气扇被风吹动时就会发出类似的声音。“换气扇不开的时候我也能听见，”久保女士如此回答，“不过稳妥起见，我还是做了个实验……”

她一会儿打开换气扇，一会儿又把换气扇关掉，看看“那种声音”和换气扇有没有关系。久保女士真不愧是记者，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她好像非常享受实验的过程。

自那以后，久保女士常会给我寄些有关“那种声音”的实验报告。面对寝室看书会不会听见声音？关上房门能不能听见声音？拉下电闸之后还有没有声音？如此这般。

不过，久保女士并不是一直纠结在“那种声音”的话题上。我们在书信（之后变成了电子邮件）中聊的大多是有关恐怖片的闲话。她只会偶尔心血来潮做个小实验，拿来当作我们的谈资而

已。

殊不知，之后的事态峰回路转。

二〇〇二年春，我收到久保女士的邮件，题为：《这是……》

久保女士说，那天她正在家里干活。深更半夜，背后又传来了那种声音。“又来了啊……”她虽然听见了声响，但没有回头看，而是继续埋头苦干。来来回回的声音源源不断地传来。她尝试观察电脑屏幕，无奈卧室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唰，声音往右去，停顿片刻。唰。随后再往左，停顿片刻，很有规律。听着听着，她猛地回头一看——一回头，声音便停止了，但在那之前，她在卧室的榻榻米上瞥见了某种东西。

“像是平平的布条……会不会是和服的腰带呢？”

卧室里非常昏暗，客厅的灯光能照亮卧室的入口，只有那一块榻榻米是亮的。而那平平的布条，就出现在视野从亮的地方扫向昏暗里屋的瞬间。布条的底色是白色，上头用银线或是浅色金线绣出了细巧的花纹。

一直在她背后发出声响的，莫非就是那条腰带似的玩意儿？如果真的是腰带，那就意味着有人在走动时，身后拖着那条垂在榻榻米上的腰带。可她总觉得，那种声音实在难以和人走路的感觉联系起来。她没察觉到人的气息，也没听见脚步声或衣服摩擦的响声。她听见的声音更机械，仿佛独独只有一条垂在地上的

腰带左右摇摆。

黑暗中，一条腰带来回摇摆，摩擦着榻榻米，发出很轻微的声音。

“也许是我看错了。”久保女士虽然这么安慰自己，但她又回到了提心吊胆的状态。她还说，以后再也不会再有声音时回头看了。要是一不小心又看到什么神经兮兮的东西就麻烦了。于是她决定把卧室的门关上，只有进去的时候才打开，就像将卧室封印起来一样。但这么一来，她又开始抵触“打开封印，走进卧室睡觉”这件事。“最近我都在客厅里打地铺。”久保女士在之后的邮件里如此说道。

最终，久保女士只能把床搬到客厅去，把原来的卧室当储物室用。只要关上房门，就听不见卧室里的声音了。调整过房间布局之后，总算过上了太平日子。有朋友来做客时，她会让朋友睡在卧室里，但没有一位朋友碰上过怪事。

我边看久保女士的邮件边想，不对劲啊——耷拉在榻榻米上左右摇摆的腰带……我对这一画面产生了强烈的既视感。这种灵异故事的确很常见，但我肯定亲眼看过或是亲耳听到过类似的故事。到底是在哪儿看到的呢？我翻阅了好几本有关怪谈的书籍，找了几个类似的故事，但它们都和我记忆中的那个不尽相同。

究竟是在哪儿看过这个故事呢？我开始对此耿耿于怀。

在久保女士将卧室当作储物室的时期，我正巧在考虑搬家的

事情。虽然要再等一两年才能正式搬走，我还是决定先把行李整理起来。因为我家的书和文件太多了，要是不一点点收拾起来，就不知道该在新家划出多大的收纳空间。

所以那段时间我一有空就会整理家中的杂物。我找出几个纸箱，却不知道该如何决定文件的弃留。纸箱里装的都是读者寄给我的怪谈故事，我并不想扔掉，所以准备把它们带到新家去，但就这么把信塞在箱子里，里头的故事怕是永远都见不了天日。看来我有必要把这些信件好好整理一下。

于是我开始为纸箱中的信件分门别类，算是为搬家做准备。我收到读者来信之后，会把信封里的信纸拿出来，打开，再订在信封上，然后在信封上做个记号，以便我能一眼看出这封信是有关什么内容的。

读者寄来的“怪谈故事”可分成好几种：有些是自己或身边人的亲身经历，有些是从朋友的朋友那儿听来的“都市传说”，还有关于“花子小姐”“学校七大不可思议事件”的报告，更有电视与广播里听来的奇闻异事。有些读者甚至会在信中介绍自己为别人驱鬼的体验，或是幽灵告诉他的世界机密。这些读者来信本身就颇有些恐怖小说之感。

我对照记号，将信件一一分类。正收拾着，我忽然注意到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算是比较新的。寄信人的住址和久保女士的完全一致。但这位读者没有把公寓的名字写出来，只写了门牌号和房间号。她住在四〇一号房。久保女士则是二〇四号房。虽然

不是同一间，但门牌号显示确实是同一栋公寓。

姑且将这位寄信人称为屋岛太太吧。

屋岛太太不到三十岁，育有一女，是半年前搬去那栋公寓的。搬家之后，两岁的女儿就开始有些不对劲。她常会看着空空如也的半空出神。屋岛太太问：“你在看什么呀？”女儿总是回答两个字：“秋千。”女儿还不太会说话，只会断断续续地冒些字词出来，但从她的话可以推测出，她看见了某种吊在半空中来回摇摆的东西。而屋岛太太本人也会不时听见某种疑似扫地的声音——“唰，唰”。

原来我的既视感是从这儿来的啊！

久保女士与屋岛太太碰上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可她们住的明明不是同一间房啊。

屋岛太太的信上，盖着一九九九年七月的邮戳。

二〇〇二年五月，我给久保女士发了封邮件。

“你们公寓的四〇一号房是不是住着一位姓‘屋岛’的女士？”



本世纪



## 冈谷公寓二〇四号房

久保女士所住的公寓楼为赶时髦而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外语名字。为方便起见，我在本文中将其简称为“冈谷公寓”。久保女士是通过房产中介公司找到这间公寓的。

久保女士在东京的编辑公司工作。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其他企业的内部报刊与宣传杂志，而久保女士的工作则是与编导、摄影师一起外出采访，再将采访内容归纳成报道。决定采访内容的人是编导，实际的采访工作也由编导完成。久保女士要在采访现场做好笔记，回家后再将磁带里的对话内容整理成文。因此她的工作时间非常不稳定，编导一声令下，她就要赶去现场，完事后直接回家干活。

久保女士原本住在市中心，租的公寓离她的公司很近。但她